



秦始皇本紀第六

卷第六

秦始皇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身於

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

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

徐廣曰一作正來
不以正月且生也

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

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

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鄆東至滎陽

滅二周置三川郡占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

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

廣曰小吏官名也
後賓客謂之舍人也

蒙恬為三

蒙恬為三

庶公等為將軍

應劭曰三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

軍蒙鵞擊平之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

年蒙鵞攻韓取十三城王罇死十月將軍蒙鵞攻魏

氏陽有詭徐廣曰音歲大飢四年拔陽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

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

王將軍鵞攻魏定酸事地理志陳留燕虛長平一作

魏案地理志汝雍丘山陽地理志山陽有雍丘皆拔之取二

十城初置東郡冬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

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

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

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鵞死以攻龍

孤慶都徐廣曰慶還兵攻汲彗日生復見西方十六日

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

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

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河魚大

上輕車重徐廣曰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子

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直馬衣服苑囿馳獵恣

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徐廣曰河太原郡更

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

宿雍蔡邕曰上者身位所在也司馬遷謂事當言 己酉王冠帶劍

徐廣曰年 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

加於身飲食入於口死妻妾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王璽虎印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因對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定而與之

此諸侯大夫印璽也衛定曰秦以前民官以金玉為印龍虎 及太后璽

細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四以玉璽巨莫敢用 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

斬年宮為亂地理志斬年宮在雍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

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

官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

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

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 內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

有性弋漢武帝改 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

為伏飛掌弋射者 曰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

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 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

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

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徐廣曰甲子 相國呂不韋坐譽

毒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

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

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迎太后於雍而入

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文辭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復

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安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 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

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
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
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
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濬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
不過卞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
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作隆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捷狼心居約易出人
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
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

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

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

城王翦攻闕與撩楊徐廣曰撩音老在并州皆并為一軍翦將

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在史秩什推二人

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

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

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

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徐廣曰一作文視此秋復

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

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

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里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端和將河內羗嵬伐趙端和

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羗嵬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

弘治三年
卷之六
監生孫憲

新鄭反昌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
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
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
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地里志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秦王
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
南徐廣曰淮一作江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
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
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
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酺服虔曰酺音蒲文類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縣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二十六年齊王建

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

南攻齊得齊王建○索隱曰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

假降二十三年虜荆王負芻二十五秦初并天下令丞相

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

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

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大

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

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

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

青陽長沙縣是也

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秦王咸快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索隱曰綰姓馮王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下也所由外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官因卑連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

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

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

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書詔告也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古者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

著自王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

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朕

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

而

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

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朕

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厚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又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

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之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直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嶺南南陽南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立郡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

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

陽銷以為鍾鐻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

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郡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對連日日

南之北戶猶曰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為塞並陰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至遼東

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士五萬戶諸廟及音臺上林

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

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南徐廣曰在以東至

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

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

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

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給馳

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

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韋昭曰鄒魯皆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

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六之

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奠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下風雨

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

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太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壇曰禪刻所立石其辭

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
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
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
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華
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
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
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
清淫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
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窮成山登之
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腫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

留三月乃徙黔首二

一萬戶琅邪臺下

地理志云越王句踐嘗治琅邪縣起

臺復十二歲作琅邪

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

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

省卒七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

上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捐志器械一

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所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

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高臣飭異俗陵水經地憂

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

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矣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
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敬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注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樂不用兵革六親相
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注法式六合之內皇帝
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
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
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注名為皇帝乃撫東
土至于琅邪列侯徐廣曰列侯者見序列武城侯王離列侯通
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亥昌武侯成倫侯

通志天賦卷之四

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
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
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
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
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
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
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
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
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

史記

得

戒與音勇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音勇男女數千
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請祠欲出
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為西南渡淮水
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
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
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
真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
齊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
有博狼沙為盜所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采
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

數千
周鼎
之衡
問博
而茲
樹

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
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
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馱虐殺
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
燁旁達徐廣曰燁充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
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
縣之中宇宇宙縣赤縣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
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
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
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

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留害絕息
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
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
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罟
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

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

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心行咸陽
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

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

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石米石千六百三十二

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

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

旆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彘暴逆文復無罪徐廣曰復

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

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

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

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父並來田徐廣曰父一作分

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

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

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及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畝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璣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墾賈人略取陸

梁地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象郡韋昭曰分日南南海以適遣戍

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並河以東度

曰並百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縣城阿上為

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

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巨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

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白雉甫謚云雉言生見三十四年適治獄

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

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

以替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

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

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

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

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無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

以治三年

生既惠鳴

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襲，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以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

下別黑白而定一從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生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應劭曰：偶，凡言語其謗，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如淳曰：律說：論史官及博士官，皆燒之。書曰：司寇之官，有言者，罪與同罪。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植之書。若欲有學法令，曰：一無法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三年，除道、道九原

地理志三石 抵雲陽徐廣曰秦道斷山堙今直連之於

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

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

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關

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

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

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

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殿北山石椁乃寫

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

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

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一歲盧生說始皇曰臣

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

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所居

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

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

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

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

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

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

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去有言其

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指車騎始

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

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

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盧生相逆謀

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

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

士雖七十人特備負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

侯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

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而不容秦法

不得兼方徐廣曰云并力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

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

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

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

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

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

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今聞韓眾

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殺利相

告日聞徐廣曰一作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

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去厥問或為
誅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
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

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北徐廣曰表云徙於

處拜爵始一級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

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

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

曰表云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石書始皇聞

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燔

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術真人詩及行所游天

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閩東夜過華陰平

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服虔曰水

曰武王居鍋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因言曰今年

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入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九人之先使

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

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

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

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

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

始

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
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
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以音折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
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
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丕工宇
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法方遂
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迹
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
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

自彊暴虐恣行異方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
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
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
合之中被澤無彊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
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
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
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為寄殺之
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
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
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

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
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並海上北至琅

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

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

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

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

鮫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

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

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眾

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並徐廣漢河

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

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焚書已封在

中車府令趙高伏犧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

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

鹿武靈王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

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官者參乘

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官者輒從輜涼車中可

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官者五六人知上

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

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

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
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
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徐廣
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
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
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麗山始皇初即位
穿治麗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
三泉下銅鑄塞而致樽宮觀百寶奇器珍怪
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
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

以人魚膏為燭

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

度不減者久之二世曰

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

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

泄大事畢已截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

無復出者樹草以象山

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二世皇帝

元年年二十一

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

趙高為郎中令

漢書百官表曰秦官

掌宮殿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

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

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

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

備母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
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
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
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
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
巡行即見弱母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
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
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
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
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

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

給慶
姓馮

御史大夫臣德

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

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

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

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上位

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

出不由此時蒙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

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

後倖之逢其
主其言無所
不劫

使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母疑。即羣臣不及謀。明
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
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戮
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交公子戮
死於社。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
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
焉。將閻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
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
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
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

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
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
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
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鄠山。鄠山專大軍。
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
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
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
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
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戊午。陳勝等
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遺

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秦
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各為攻秦
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使東方來以及

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

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

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服虔曰者負擔為齊王沛公起沛項

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

戲淮劭曰戲弘治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兵數十萬二世

大驚馬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

澤皮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

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

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音陽

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

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

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

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

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

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

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津諸

事其後公卿希得相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

妙語非獨

可中昏庸

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君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其衆然猶不止盜多皆日以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曰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掾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徐廣曰謂啜土形如淳曰土形飯唯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胫毋毛臣虜之勞不列於此矣凡所為實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矣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

世世天賦

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君盜並起君不禁止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地罪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

弗見 戰斬 往救 年書 去為 先外 乘

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
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救
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請侯八月己亥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
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
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鹿
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中
盜母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
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
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

前立咸

西漢書卷之四十四

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鬪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
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
趙高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
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
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
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
云郡咸陽有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
高舍這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

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其謹

曰出外周子廬內傳語錄曰土傳言外安得賊敢入宮樂

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

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

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擣不鬪旁有宦者

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

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

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

蔡邕曰君幸臣一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

二世曰

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

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議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

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

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

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

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

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

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

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

凡大姦極惡恒
死于粗淺之計
彼謀其深而不
謀其淺故也

胡亥之死子嬰
之降求免乞憐
無所不至豈先
世之意氣太甚
與

真始皇李斯
之知己也

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
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
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
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
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者滋水秦

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
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
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
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

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
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
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
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
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書成始皇始皇自以為
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之之伴善乎賈生推言
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餘郡繕津關據險
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

大

膏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徐廣曰耰音憂望

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

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

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

相立。案謂冠子曰德謂人者謂諒黃俊德秦

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

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

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龜自繆公

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

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

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

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

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

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

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

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

秦。其實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

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
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
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
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
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
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
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
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
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
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

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
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繫法嚴刑而天
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
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
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
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
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
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
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

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
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
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
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
之士。有寧越。徐廣曰一作經或自別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為之謀。齊明周最。陔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
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皆之。所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
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
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也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
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
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而土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徐廣曰拊音府一作搗拊以

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章昭曰越有百越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僂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應劭曰隳壞堅城恐人復隄以害戶也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鑿鏑。以為金

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白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猶問也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

振於殊俗。陳涉甽庸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田孟康曰瓦甽為甽也田

隸之人。如淳曰古時古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

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率罷散之

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二

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

自若也。三昭曰設謂二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

魏趙也。天下皆叛。而陳涉先起。天下皆叛。而陳涉先起。

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耒棘矜。服虔曰：鉏，柄也。棘，梓也。矜，梓也。非
 鏃於句戟長鎩也。徐廣曰：鏃，一作鈇。案如傳曰：長刃也。又適
 曰：予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句。鏃，音所。適，音反。
 戎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權
 絜束之絜。以權
 量力。則下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
 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
 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平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
 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

此也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
 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
 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
 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
 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一當此
 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
 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
 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
 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德。此言
 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
 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專並殷
 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
 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
 短褐徐廣曰一作短襦也音堅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熬熬新主
 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
 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布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
 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繫汙穢之罪

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
 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
 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
 皆譴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知且而暴亂之
 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無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
 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
 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

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
 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
 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
 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
 生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
 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
 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
 是二世之過也襄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爲西時葬
 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

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
 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地里志馮生武公德公出子出
 子享國六年居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
 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享國二十年居
 平陽封宮徐廣曰云居平封宮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
 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
 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壘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
 宮葬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徐廣曰之一作走
 宮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
 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

史本紀六

卷之六

三十四

五

居雍高寢葬蚡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
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
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
寢葬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畢公秋哀公畢公享國三十三年
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
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
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十
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十年葬星見躁
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葬星見
徐廣曰年表云星書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圍氏靈

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

昭子昭子生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

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

姓初帶劔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圍生出公出公

耳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曰靈公葬踰圍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圍

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

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

徐廣曰自秦用禮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阿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芷陽生

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

王身國三年葬芷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
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
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
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
立二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
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
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
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
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
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繼國三

以皆班固之碎

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武武侯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右秦襄公至二世六
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
周歷已移仁不代毋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
侯十三始皇初為秦王年十三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
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
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驅除距之
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
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

弘治三年

史本紀六

三十一

六五五

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
 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
 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
 冠玉冠佩華紘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
 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
 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尚死
 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濡唇楚兵
 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
 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纛馬刀嚴王退舍
 公羊傳曰楚莊王代鄭以鄭
 祖左執茅旌右執纛馬刀嚴王退舍

河決不可復壅
宗廟血食
宗廟血食

魚爛不可復全賈詡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
 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
 祀夫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
 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
 秦始皇起罪惡胡亥亟得其理矣復責子云秦
 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鄙春秋不名

嬰車裂趙尚未嘗不健其使憐其志嬰死生之義
 備矣徐廣曰孫固典引曰永平十一年詔問巨固大吏遷楚員語中
蓋有非邪臣對乎詔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巨

秦始皇本紀第六

十六年十月

齊王田建

齊王田建與田建之孫田建



